

# 风云 大玉商



一个动荡年代的**悬疑**故事

一部描绘美玉佳缘的**爱情**力作

一段关于**雕玉神刀**和**隐秘宝藏**的经典**传奇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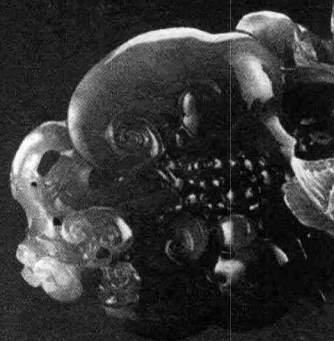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谱写**风云时代**沧桑巨变的佳作

王宇民  著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# 风云 大玉商



一个动荡年代的**悬疑**故事

一部描绘美玉佳缘的**爱情**力作

一段关于**雕玉神刀**和**隐秘宝藏**的经典**传奇**

一部谱写**风云时代**沧桑巨变的佳作

王宇民 著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云大玉商 / 王宇民著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 
2013. 8  
ISBN 978-7-5605-5459-4

I. ①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4865 号

---

书 名 风云大玉商  
著 者 王宇民  
责任编辑 雒海宁

---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
(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  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  
(029) 82668315 82669096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  
印 刷 陕西元盛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9.25 字数 253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5459-4/I·118  
定 价 25.00元

---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订购热线: (029) 82665248 (029) 82665249

投稿热线: (029) 82668525

读者信箱: [cf\\_hotreading@163.com](mailto:cf_hotreading@163.com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序 言

品读了这部佳作，深为作品中个性鲜明的男女主人公所感动，他们是历经传奇年代的沧桑达人，跌宕起伏的岁月给了他们最曲折的人生挑战，他们在挑战中完成了自我价值，收获了无比动人的美好真情，也用生命捍卫了小人物的人格尊严。更值得欣慰的是，作者用隽秀的文笔谱写出风云年代的豪情，并把那个年代的特色做了详尽地描写，不啻是一部容纳人文历史的上乘之作。作者极具吸引力的讲述，以及对人性的善恶美丑等予以叩问，在物质财富丰饶的今天更加发人深思。近年来，年代影视剧一直都有很高收视率，期待此佳作登上荧屏以飨广大观众。

沈好放

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诡谲玉缘····· | 1   |
| 第二章 宝藏迷踪····· | 29  |
| 第三章 喋血情仇····· | 53  |
| 第四章 魑魅魍魉····· | 73  |
| 第五章 浴火重生····· | 98  |
| 第六章 润宝奇兵····· | 121 |



# 第一章 诡谲玉缘

## 第一节

台下所有人都十分震惊：王一刀竟是自杀！

但台上正中一纸告示却不容任何人质疑，血红的县衙大印足以证明那是刀枪庇护着的权力象征，而旁边伫立的两个长得歪瓜裂枣般的官差挺胸叠肚，威风凛凛。

这是溪水镇唯一的戏台，不大却位于镇中心，一向是最具人气的好去处。方才，台上正在唱戏，可县衙来的两个官差二话不说冲上来公干。官差一声吼，锣鼓哑了声，几个女戏子吓得东躲西藏，台上涂着脸谱的“程咬金”也被抓了差，双臂高擎告示却穿着唱戏的行头，两柄“板斧”早扔在了脚下。

随即又一阵铜锣敲过，保甲长们拎着铜锣家伙狂喊乱叫，他们迅速从街面上又聚拢了很多。

瘦官差站在台上，鹰眼扫视下面一周，只见人头攒动，他才高声宣布：玉雕匠人王一刀死因业已查明，非坊间肆意传闻，是因他思妻心切早得了疯病，并且平日行踪诡异，虽身中数刀却都是他挥刀自尽！众人不得再造谣滋事，违令者立马拿捕、重办！

方圆百里闻名的玉雕高手，竟疯了拿刀自己捅自个？人群窃窃私语都觉得衙门的说辞太玄妙，这告示像捅了个大马蜂窝。有说王一刀老婆貌美风骚但克夫，戴“绿帽子”的他真惨；有说王一刀欠赌债被债主灭了，可有位麻脸少妇很真诚地说，王一刀老婆沈桂花是续弦，不知为何两三年不见她人？老汉死那晚电闪雷鸣，不知又为何半拉天通红发紫、绿光乱闪？有人马上接话又说，这玉雕匠不是人，不是仙，是魔，人家做梦舞神刀雕玉，喝口墨汁朝宣纸一喷能显出“藏宝图”！更夫老刘那夜亲眼所见，他的魂魄竟然笑咪咪的飘然驾鹤西去！

麻脸少妇吐出半截乌紫的舌头：“乖乖，赶紧修祠堂吧，这老汉是魔变仙、登了天！”

这时，一个矮矮小伙儿扒开人堆大声说：“我家跟王大伯是邻居，他死那晚是下了一夜雨，尸首也是打更老汉和地保发现的。但衙役抬走尸身之时，我瞥见他满身刀伤，前胸的血窟窿少说也有十几个。自杀？扯淡。那告示全是狗屁话！”

“那小子，他妈的吆喝什么？”胖官差朝下大叫，瞪着台下小伙儿，右手紧攥着腰刀的刀柄。瘦官差拿手一指台下也吹胡子瞪眼起来。

“二位爷，小的说是自杀！那告示全是大实话！”小伙儿笑脸朝台上作了揖，活像一尾摇头摆尾的泥鳅钻进人堆不见了。

两位官差还要发作。可“程咬金”举得双手发麻，可怜兮兮地问：“爷，这么举着比唱一出还累！举到何时啊？小人找浆糊贴了告示吧？”

胖官差眨眨眼睛却说：“你个混世魔王，平日挥舞板斧，难道还举不动一张纸！”

“程咬金”苦笑着说：“小的扮程咬金，不敢当混世魔王，这纸的确像铁板！”

“何时？爷体恤你，举到程咬金拱进武则天被窝！”瘦官差绷着脸说道。

顿时台下哄笑，可“程咬金”差点哭了。

官差们见“程咬金”扮相让汗珠毁成“鬼脸”，两个人乐呵呵吩咐公务到此为止。众人缓缓散去，望着没过足戏瘾的众百姓，一个长袍马褂的“老秀才”叹气摇头：“哎！



这年头的事云里雾里，谁能说清？人生如戏！戏如人生也！”

告示始终贴在台柱子上，任凭风吹日晒变得破败不堪。可王一刀的事儿又议论了好一阵子，直到镇上男女老少再理不出什么头绪才作罢。时光荏苒，王一刀之死随风散去再无人问津，但离溪水镇百余里地的润宝县内，一直有两个人每逢王一刀的祭日都焚香祭奠。

四省通衢的润宝县青山绿水，自明清以来都是玉器珠宝的加工集散地，南来北往的众玉商云集这里，买卖兴隆，大多数赚得盆满钵满。

王一刀生前玉雕手艺精湛，陆陆续续的门下弟子多达十几个，而诚心祭奠的唯有他的关门弟子郑四义和马一坤，两个人如今都是润宝城响当当的大玉商，他们的店面占据了城内最宽敞繁华的宝善街。

眼下，人心浮躁世风日下，可郑四义和马一坤仍心念师傅，常在商会和祠堂里哭祭师傅，此举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姓们唏嘘俩人发了大财竟不忘本！

深秋，润宝城外仍见翠色，波涛滚滚的蟠龙河清澈见底，河水不仅沿河滋润千亩良田，更使岸边的树林水草将那抹翠色保持到时下。

郑四义身为县玉商行会长，膝下儿女齐全，家大业大声势显赫，特别是二公子郑广达身强力壮一脸英气，还刚从省城学成归家。郑四义很欣慰，一早就和二儿子一同到蟠龙河边踏青赏景，两个人身后紧跟着大管家潘六和几个家丁。偌大郑宅内让郑老爷最上心的就是郑广达，而大少爷郑通达、三少爷郑仁达、千金郑翡翠对此很是嫉妒。

这会儿，灿阳高悬，粼粼白云被风卷向天际。

郑四义扬鞭策马来至岸边的一处山岗，极目远眺河西那片山峦叠嶂的翠龙山，望着绵延百里的山峰，他渐渐身心入境，直到郑广达与潘六策马而至才缓过神。

郑四义翻身下马，扬起马鞭直指翠龙山问：“广达，可知元宝二字何解？”

潘六想露一手赶忙下马，朝郑老爷拱手：“老爷，翠龙山有四座山峰，互为对应，中间的盆地密林广布，溪流满地，云遮雾绕。鹰嘴岭居东，虎头岭在西，豹子岭在南，驼峰岭正北。其中鹰嘴岭山势最高最险，还有狼虫虎豹出没，猎户们也不敢轻易去！要说这翠龙嘛——”

“山形好似一条横亘的巨龙！”郑广达也赶紧下了马，随口接了一句。

潘六还想卖弄，郑四义斜他一眼，他满脸堆笑望着老爷，那双绿豆大的小眼透出谦卑。

“广达，凡事要表里如一。你只说了表，这里得靠我师父那双慧眼，他曾酒后透露——元宝藏宝！山里藏有一处红宝石原矿！”

“爹！真的假的？从没听说过。”

“师傅此生痴迷雕玉，还有探查红宝石矿口的绝技，他老人家踏遍翠龙山，在山后发现一处山坡的片麻岩中竟有‘糖浆腰带’，谁要能得到这处矿口便可富甲天下。”

“老爷，片麻岩？‘糖浆腰带’？”潘六眨巴着小眼满脸疑惑。

“山石像片片叶子叠在一处，里面有一条糖浆色纹理，但凡有此种矿脉就离红宝石矿口不远了。”郑广达脱口而出。

郑四义吃惊地望着儿子：“难道省立政法学堂还学探矿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我恩师傅学，知道我是润宝人，拉家常时告诉我的！”

儿子博学，郑四义惊喜，潘六听得一头雾水自言自语：“高人离世已12年有余。想当初，传闻他手上最炫的是能发光的‘雕玉神刀’和一张‘藏宝图’，但凡得到俩宝物者可轻而易举成为四省首富，可谁见过……男女老少们神神叨叨，依我看都是瞎子说书、云山雾罩！”

“你小子碎嘴抢话、偷懒耍滑最在行，吩咐你办的事儿如何？”郑四义瞪了一眼潘六。

“老爷放心，全办妥了。”

“潘六——潘六——整天盼着溜号！”

“小的不敢！那小铺掌柜是顾玉鹤，妹妹叫月亮，月姑娘长得那叫漂亮，一掐一股



水儿，一撮一个印儿，啧啧——细皮嫩肉，前凸后撅，走路像朵会飘的棉花……”

“你还想看看，她红肚兜里面白不白？”郑四义打断他问。

“是，是——不是，不是！”潘六说走嘴，又手舞足蹈辩解，“老爷！这两个人成天忙着赚钱糊口，没查出异样！”

“蠢货——”郑四义冷冷骂了一句。

一阵疾风呼啸而过，潘六耳畔嗡嗡直响竟没听清，但他不敢不答：“送货？是——老爷。小的明白，您老交办的把货送到会盟县的事儿，小的早就安排齐活了，整整两大车的鸳鸯玉瓶，只等明早就出发……”

郑四义本想再骂潘六，可一听送货的事情转念一想，皱起眉头瞪着潘六：“会盟县的季掌柜是个老滑头，送货的事儿告知大少爷了吗？”

“说了，早说了，大少爷还特意叮嘱小的：“两车货停在‘荣泽堂’大门口，直接逼着姓季的结清上一笔货款，否则就不卸车……老爷，只是大少爷不起早，挺贪睡，小的明早——”潘六眨巴着小眼一吐舌头。

“他不起床，你用鞭子抽，谁敢不服有老爷我呢。”

潘六仔细想了想，“老虎头上拍苍蝇，这小的可不敢，大少爷那脾气是火炉里塞炸弹——沾火就炸。”

郑广达听着笑了笑，依旧没有吱声。郑四义威严地扫视身边随行，挥起马鞭，用手轻轻敲了敲潘六的脑门，“不敢！你们两个要是误了事儿，我把你小子裆里的东西挤出来喂狗……笨蛋！”

“得令！小的屎壳郎——滚蛋！”说完，潘六牵着马一溜烟儿下了山岗。

郑广达扫了一眼潘六的背影，转身又问父亲：“爹！顾玉鹤是谁？查他干嘛？”

“西仓巷‘玉缘堂’店主，他是一位朋友的亲戚，做生意不本分，我查他是为帮他……”

郑广达笑了笑：“既然山里有矿，怎不派人去找？”

郑广达盯着父亲看，见他鬓角又添了几丝白发，不禁心中惆怅。郑四义沉吟着不回答，白净四方的脸上有两道浓眉，时而拧成结，时而舒缓开来，唇上两撇油黑的八字胡轻轻颤动，双唇霎时拧成一团青灰色的小圆球。

“找矿？群山捞针，谈何容易！”郑四义随口应付一句。“那‘神刀’和‘藏宝图’？究竟是真是无？”“你说呢？”“神乎其神，着实不可信！”“信则有——不信则无！”“哦，还是虚无缥缈！”

“广达！这世上不外乎三种人，一种什么都不信的，注定到头来是穷光蛋；一种什么都信的，注定是凡事做不大的糊涂虫；一种嘴里不信却暗地算计的，注定是风生水起的人物！很久以来，多路人马都暗里找宝，可师傅才高命薄，生前留下只言片语说：‘宝藏远在天边，近在咫尺！’”

“近在咫尺？”郑广达嗓门很大，“藏在哪儿？”他觉得父亲讳莫如深。

“闭上眼——屏住气——凭心找！”

“爹！一刀师傅有恩咱家，那他的后人今在何处？”郑广达话锋一转。

“唉——师傅有一子叫有承，还有个女儿寄养别家。惊闻噩耗后，我去接他们但其早已不见踪迹！后来多方打听得，师母领孩子们离开了伤心之地……可之后，又有人说母子们竟被黑道给灭了口！”郑四义说完热泪盈眶。郑广达赶紧给父亲宽心：“爹，事已至此，别太难过！”“爹老了，将来全靠你！”言毕，郑四义深情回望儿子一眼。随即，他拨转马头一扬马鞭，坐骑像一支箭直冲下山岗，郑广达赶紧纵马急追。

次日清晨，天空阴云密布，惊雷滚滚，一场秋雨降临。

器宇轩昂的郑宅大门口，飞檐上的琉璃瓦不住淌下雨水，打得石阶上又湿又滑，可一行家丁进进出出很是忙碌。潘六一大早就吩咐车夫套车，又张罗着十几个家丁装货，眼

看两大车玉器已装车完毕，这才察觉他浑身早被雨水湿透，一口气打了好几个响亮的喷嚏。

潘六抬眼望了望天空，随口骂着这坏天气，又大声招呼外甥潘富贵近前。潘富贵正对着几个家丁吆五喝六，听见舅舅喊赶忙跑了过来。

潘富贵五短身材，秃头圆脸，粗胳膊粗腿的他是郑宅众家丁的教头，平日里舞刀弄枪很是在行，就连走路他都虎虎生风、别具一格，两条罗圈腿飞快地迈着八字步，两臂左右甩开一个劲儿的划拉，还摇头晃脑的撇着大嘴，外人一看他就是个练家子，因此众家丁暗里送他绰号“赛螃蟹”。

“富贵，大少爷人呢？”潘六明知故问。

潘富贵凑上前小声嘀咕：“舅舅，郑通达一准儿在‘怡红院’消魂……”

“等会儿路过那里，你上去叫他下来，麻利点儿别误事儿。”

“这——这，好吧！”潘富贵面有难色却用力点了点头。

少顷，大雨点陡然变小，转而成了绵绵细雨。潘六拉过一匹黑马翻身跃上，朝七八个家丁挥了挥马鞭，“出发——”

众家丁聚拢过来，跟在两辆马车后面，俩车夫摇晃着鞭子，大声吆喝起牲口，马车缓缓而动，车轮发出一阵阵吱吱呀呀的怪叫。潘六盯着众人从眼前一一而过，这才招呼潘富贵一声，俩人并肩策马走在队尾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这行人路过“怡红院”止步。潘富贵翻身下马，一溜小跑进了这家妓院，潘六没下马，眯着眼睛望着外甥的背影，一只胳膊撑着马鞍，脸上似笑非笑。

一会儿，一声炸雷般的咒骂传来：“他娘的，一大早就来搅了老子的好梦！”骂声未落，郑通达晃着肥硕的身子，从大门口显身，身后是满脸赔笑的潘富贵。潘六一见大少爷出来，赶紧连滚带爬下马，笑嘻嘻迎上前去，双手将一柄马鞭递了过去。郑通达接了马鞭，脸上的横肉不停抽搐，斜了潘六一眼，气呼呼地边骂边一把拉过一匹坐骑，翻身跃上。潘六和潘富贵松了一口气，赶紧也各自上马，一行人跟着大少爷后面朝城门而去。

润宝城外，一派清新气息，蟠龙河旁水草茂盛。

方才，郑通达骑在马上却睡眼惺忪，可一阵冷风迎面拂过，他睡意顷刻全无，这才看清一行人已到了蟠龙河的右岸。

郑通达勒住马头，朝身旁的潘六摆手，潘六心领神会赶忙递过一个水囊，他一把接过，拧了盖子一口气灌下几大口，抹了抹嘴角的水珠问：“季掌柜欠了多少货款？”

“830块大洋——”潘六也勒住马头，麻利地报出详细数目。

俩人并排低声说着，众家丁和两辆马车陆续而过，郑通达将水囊扔给潘六，俩人并肩策马跟在队尾。

“大少爷，季掌柜多疑，点名要了两车鸳鸯玉瓶，小的我心里直打鼓，这玉商们都知道——鸳鸯玉瓶水上漂啊！可咱府里的玉瓶不能漂在水面——倒是水底游。”潘六朝郑通达侧身，嗓音很低地说。

郑通达撇着嘴：“闭上你小子的鸟嘴！我爹是王一刀关门大弟子深得真传，我爹麾下玉器作坊的鸳鸯玉瓶最正宗，我爹的玉瓶要是浮不起来，那谁家做的能浮起来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是——可前阵子，就有几家外地的玉商找上门来，非说他们进的玉瓶不好，小的也专门取了脸盆试过了，挑了几个玉瓶扔进去，谁想一个也没浮在水面，最后还是连蒙带骗唬了他们一通……”

“那是他们蠢——这宝贝玉瓶有灵性——它们发了脾气才沉入水底的。”郑通达说着皮笑肉不笑，竟勒住马头不走了。

潘六也赶忙勒马，呲呲牙，可心里还在揣摩大少爷的话，总觉他故弄玄虚，“大少爷，这会儿也没外人，小的请您不吝赐教！”“你小子别打老子的鬼主意！”

“哪敢啊，求您了，小的长了见识，也好对付那帮来进货的玉商啊！”

“嗯——”郑通达想了想，示意潘六附耳过来：“这趟带咸盐了吗？”



潘六不解：“按您吩咐，整整三大麻袋咸盐，可这跟玉瓶水上漂何干？”

“笨蛋！我爹的玉瓶口小肚子大，水里加上大把的盐，浮力倍增，再加上木制底座，能浮不起来嘛！”

“原来如此——”潘六猛拍脑门，“我上次没放盐，还把玉瓶的木座给卸了……大少爷，这毕竟是弄虚作假，据说真玉瓶可是一直能浮在水面啊！”潘六竟担心起来。

“他妈的，真玉瓶价值连城，可谁见过？”

“这倒也是——无假不获利。”

“所以，我爹的玉瓶一直销往外地，咱润宝城内从来就没货！”郑通达得意起来。

“听说马一坤也做玉瓶，偷偷把玉瓶销往外省……”

“马家贼得很，总想抢生意……老子教了你小子这么多——你如何报答？”

“小的领情，把您老在‘怡红院’的账结了……”

“可这趟送货去会盟县，季掌柜老奸巨猾，你我如何能当着人家的面造假？”

“猪脑子——我拉他先去喝酒——你们偷偷往水盆里放盐……”

“大少爷真英明——”潘六竖起大拇指。

“你小子又学了一招——”

“回头再把您老在几家赌场的账也结清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——算你小子鬼机灵。”郑通达破天荒夸了潘六一句。

俩人一阵大笑，郑通达这才抬眼朝前望去，众家丁跟着马车已离开很远，他赶忙策马追赶，潘六随后紧随。

这会儿，风停雨住，半空中突然雾气蒸腾，右岸边的水草、树林顷刻已被迷雾笼罩，可天际边却有一抹彩虹飞挂，郑通达和潘六策马刚刚追上了队尾，谁料，潘六骤然惊叫了一声：“大少爷，那，那那是什么？”

郑通达闻声一惊，赶紧顺着潘六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前方不远处，河中间雾气奔腾，几大团迷雾缓缓聚集一处，片刻之间一动不动了，浓雾竟隐约好似呈现出一张硕大笑脸，似笑非笑的脸型与远处的那抹彩虹交相呼应，霎时显得很诡异，而这种奇异的景象，顿时令众家丁们瞠目结舌。

“别他妈的一惊一乍的，不过是海市蜃楼！”郑通达顿觉浑身毛骨悚然，但仗着胆子吼了一声。

“不是吧！这笑脸笑的真眼熟。对了！是在咱府的祠堂里见过，就是祠堂那张王一刀的大画像，一模一样啊……大少爷，您再仔细看看。”闻听此言，郑通达心里连连惊叫：“乖乖！王一刀早年死的不明不白，这是要显灵啊！”

众家丁盯着半空迷雾，个个双腿发软。这档口，小道旁草丛内竟有几个人影晃动，紧接着一声振聋发聩的怒吼：“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钱！”

郑通达等人正聚精会神望着半空，却听见背后突如其来的一声吼，个个吓得一激灵，潘六妈呀一声从马背上跌落，顿时裤裆里湿乎乎一片。郑通达也吓得跌落马背，可他还是连滚带爬站了起来，神色慌张、打量四周动静。这时，已有一群手持刀枪的汉子聚拢过来，潘富贵大叫一声：“有劫匪，赶紧抄家伙！”他头一个拔出手枪，刚想瞄准土匪开火，谁想，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，潘富贵已倒地咽了气。匪首膀大腰圆，脸上泛着杀气，他三两步上前，扬起手中冒着青烟的手枪一挥，伸出一只脚重重踩在了那具尸首身上。

两个家丁扑通一声跪地，浑身如筛糠，潘六掉头飞奔逃走，还边跑边大喊：“大少爷！赶紧逃命啊！”郑通达总算定住神色，拔出腰间手枪麻利地上了膛。可一个矮个土匪眼疾手快，手起一记飞刀，这飞刀正中郑通达的手腕，手枪咣当落地的同时，一股鲜血从手腕上汩汩冒出。郑通达一声惨叫，扭头就跑，几个土匪随后拔脚想追，匪首却大声制止了他们。

“弟兄们！劫货要紧！”匪首命令众手下。随即，众手下围住马车，几个土匪喝令



俩车夫赶车前行，俩车夫乖乖听命，摇晃起马鞭赶车。匪首看着马车前行，转身带了几名手下围住七八个跪地家丁，一个家丁连声求饶，可匪首抬手一枪，那名家丁当即毙命，不由分说，众土匪顷刻之间纷纷挥刀一阵阵乱砍，顿时家丁们连声惨叫，一个个直挺挺倒地身亡……

河边小道静悄悄的，唯有河水哗哗流淌。

方才，一阵砍杀后，泥泞道上缓缓淌过殷红血水，横七竖八的尸体卧在路旁。不远处，一片小树林内，一名年轻男子朝这里飞奔而来，他刚刚亲眼目睹了这惨烈一幕。这时，男子来至近前逐一查看了尸体，又在潘富贵的尸身前驻足，他伸出脚尖踢了踢尸首，突然又从腰间摸出一个玉石面具，他蹲下身将面具套在了尸首脸上，又摸出一张银票塞进了尸首怀中，随即男子起身朝城内飞奔而去。

## 第二节

潘六和郑通达一路逃回郑宅后，两个人哭爹喊娘向郑四义回禀。堂堂大玉商郑家的货竟遭劫！郑四义又惊又气又急，他一边吩咐潘六和大儿子火速报告官府，一边带领众家丁赶往城外。

当郑四义带人赶到出事地，四周早已空无一人，只有几只飞鸟啾啾鸣叫滑过他的头顶。围着几具惨不忍睹的尸体转了几圈，郑四义被那张怪模怪样、呲牙咧嘴的玉石面具所吸引，索性蹲下身子一把扯了这张面具，下面露出潘富贵灰白的圆脸，脸上那双圆睁的大眼依旧露出恐惧，他显然死不瞑目。

郑四义无心盯着死尸，转而反手查看面具，这才看清面具内竟赫然刻着“内奸”二字，他顿时吓得手一抖，面具霎时落地。众家丁看见郑老爷惊慌失措，赶紧聚拢过来，郑四义命令家丁们查看尸首，俩家丁细细搜查了尸首后，竟从潘富贵怀中搜出一张银票。郑四义接了这张银票细看，发现这是城内“盛祥号”钱庄的银票，他立马连声惊呼：富贵是内奸，幕后真凶是马一坤！

“盛祥号”是大玉商马一坤所开，而他因生意竞争素来与郑四义不和。此时此刻，郑四义万万没想到，师弟竟然对他下了如此黑手。好你个马一坤！老子绝饶不了你！郑四义连声大叫，气急败坏。

少顷，官兵并没出现此处，郑四义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他顾不得多想，慌忙命人将几具尸体装上一辆马车，一行人匆匆赶回城内。

郑家遭劫，衙门竟没派人出城。郑四义回到家中大骂官府，可潘六小心翼翼回禀老爷：“县衙中没见着知县踪影，只是一个师爷胡乱说是乱党作乱犯案！”郑四义闻听郁闷不已，平日里他没少往衙门里送钱，可这节骨眼上却没人来撑腰。然而，郑四义此刻并不知晓，因眼下时局纷乱，知县吴良臣早已坐卧不宁，哪有心思去管郑家之事。

次日，天刚亮，吴良臣派胡师爷去请驻军“精骑六营”的管带多尔袞·舒禄。多尔袞·舒禄八旗子弟，是此地界手握军权的实力人物，正值壮年的他身高马大，脾气暴躁，胖脸上有着连鬓的络腮胡子，说话嗓门极大，下属背地里叫他“二踢脚”。

“来！喝两杯，这有油焖鹿肉！”多尔袞·舒禄走近后堂的朱漆木门，人没进来可肚皮倒先露了头，嗓门依旧底气十足。吴良臣紧走几步迎他，俩人分别落座，多尔袞·舒禄将装着鹿肉的皮囊一巴掌拍在八仙桌上。

“老弟。这月初，武昌乱党开枪开炮大闹后，湖广总督瑞澂吓得领着妻妾逃了，他们慌得连茅厕都不敢上！孙中山、黄兴真厉害，你我赶紧找退路！”

听他开门见山，多尔袞·舒禄一拍胸脯：“鸟！上峰命你我捕杀乱党，我让此地血流成河，何愁乱党不灭！”



“问题是——同盟会乱党们——脸上没刻——贼人二字！”

多尔袞·舒禄拔出手枪挥舞：“那好办，看着挂相的，全砍了！”

吴良臣心急如焚：“此言差矣！我师兄来信说，京师的王公大臣如热锅里的蚂蚁，纷纷准备后路，你我又算得了什么？赶紧狠捞几笔——溜！”

一听捞钱，多尔袞·舒禄顿时来了精气神：“倒也是，大臣们满脑子浆糊。我得到线报，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乱党秘密潜入咱润宝城，八成是来闹暴动……皇上年幼无知，起个名吧还叫宣统？宣统宣统，统统掀翻！得——大清朝怕是狗熊窝窜进老母鸡——凶（熊）多吉（鸡）少！”

“与其杀人，不如敛财！”

“朝廷一倒，钱财何用？”

“嘿嘿——官印如妓女，谁钱多谁上手；谁权谋老辣谁风流快活，哪朝哪代不是卖官买官，官帽子轮流转圈，再改朝换代都得拿钱开道，那时只怕钱不够用！”

“哥！兄弟听您的！”

“你立马领兵前往‘宝善街’，让脑满肠肥的玉商们……如今是宣统三年十月末（公元1911年10月），再捞三个月——撤！”吴良臣边说边伸出三根手指。

多尔袞·舒禄掐指一算：“我出力，你坐着，这次分钱，我拿八成、你拿二成？”

“你比我小，哥拿大头，我七你三？”吴良臣一瞪眼。

“你岁数大，该让老弟！我六你四？”

吴良臣摸了张银票递过去：“先给你跑腿费，就五五分账吧，与其磨嘴皮不如多捞钱！”

多尔袞·舒禄笑着揣起银票，俩人又接头接耳……

时局一乱，城内谣言四起，百姓们更心神不宁，这使街面的生意骤降，但城内西仓巷的小铺“玉缘堂”倒买卖兴隆。

店主是顾玉鹤，身材健硕，五官端正，算得上是英俊小伙儿。而妹妹月亮的瓜子脸上总露出开朗、单纯的笑容，唯有灵动的眸子偶尔闪现一丝忧郁。月亮很爱笑，一笑露出细密白玉般的牙齿，凡是进店的男客总觉她媚极了。

“玉缘堂”货品大到和田玉透雕摆件，小到卧于掌心的玉螳螂，全部惟妙惟肖雕工了得。小铺镇店之宝是“龟纽印章”，它的印座是浮雕和田玉，印把是惟妙惟肖的玉龟，但凡拿起印章一盖，那缩着脑袋的玉龟会弹出润白的脖颈！此印章被顾玉鹤取名为“独占鳌头”并吸引了众多买家。不仅如此，因市面上真假玉器珠宝鱼龙混杂，深信“以玉结缘”的顾玉鹤无偿给客人们鉴别真伪，如此一来他的生意竟红火起来。

“顾掌柜，看看我这块玉，说是宫里弄出来的稀罕物！”一个穿着绸布长衫的壮汉站在柜台前，满脸得意。顾玉鹤笑脸上前，双手捧过这枚泛着绿光的翡翠玩件。

“小弟鉴宝分文不收，可要是哪句话得罪您，我先给您赔礼了！”

“行啊——我不太懂行！”

“御用雕刻师刀法细腻，抛光细柔，此玩件是挂在腰间的饰物，可工匠刀法力度不够，没准头！我把它贴在脸上，冰凉度低于真正翡翠！是一件赝品！”

壮汉又摸出一块玉佩：“啊？赶紧看看这块和田玉的玉佩！”

“这是岫玉（价值较低的一种玉，产地辽宁省鞍山地区），质地细腻，水头较足，呈油脂光泽，常把它做旧来冒充和田玉。但岫玉质地软易吃刀，如用普通小刀刻几下，吃刀的是岫玉，硬邦邦纹丝不入的是和田玉。细看雕刻时的刀痕处，和田玉的刀痕不会起毛，而岫玉则有起毛……”顾玉鹤一口气滔滔不绝。

壮汉抄起两块玉便走：“老天爷啊——这两件东西我花了800块大洋！我找他们去，奶妈的真坑人！”

望着壮汉远去，顾玉鹤摇摇头暗想：这年头，晕乎乎上当的人真多！

这时，店里进来一位年长男客，他一言不发围着店内转了两圈。顾玉鹤坐在柜台



内，手持刻刀篆刻一枚印章，旁边站着一个女客，她这枚印章是来料加工。顾玉鹤看见年长客人，赶忙起身招呼，可他根本没听见。月亮笑咪咪迎上前去，还问客人想看哪种玉器？可客人还是一言不发，盯着她从头到脚扫视一遍，又从脚到头再扫视一圈，月亮笑吟吟望着他，觉得这位客人是个聋子。

顾玉鹤抬头看看此人，又低头刻起寿山石印章，只见印章和刻刀在他手中上下腾挪，左右翻飞，刻刀触碰之处顿时扬起细小碎料。顷刻间，一枚寿山石印章已刻好，刻法纯熟，刀纹清晰，当即博得女客的连声喝彩。

可一言不发的年长男客走到近前，一把抓起这枚印章细看。顾玉鹤问他是不是也想刻印？但他却惜字如金只说了三个字：好刀法！顾玉鹤和月亮满腹纳闷，可俩人并不知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玉商——郑四义。

城里，只要有红火的玉器生意都会引起郑四义警觉。这次，他信不过潘六干脆乔装成买主暗访，总觉此人雕玉的做派很像王一刀，可几番暗访却毫无结论能把王一刀和顾玉鹤联系一处！

但说来奇怪，自“玉缘堂”开业后，郑四义和马一坤家里分别死了一名姨太太且死因蹊跷，两桩人命都是毫无征兆的猝死并死相恐怖，郑马两家请来仵作查看也均无头绪。但两桩怪事却令郑四义感到莫名恐惧，总觉与来路不明的顾玉鹤有关。与此同时，马一坤偌大的宅子每逢半夜就闹鬼！马家老少也开始疑神疑鬼，派人暗查“玉缘堂”店主的来历，可查来访去也没头绪。

原来，郑四义和马一坤之所以恐惧，都与一名女子密不可分，她是王一刀的老婆沈桂花。王一刀前妻病亡后没留子女，沈桂花刚嫁给王一刀不久，她父母双双病故，孝顺的沈桂花回乡守孝，可她的老家远在异乡。后来，沈桂花在老家产下一女取小名月亮，族里规矩大守孝要三年，沈桂花等月亮满周岁托亲戚送回丈夫身旁，还稍信让丈夫给女儿取大名，但王一刀想妻子又碍于面子，一心要等夫妻团聚再给女儿取大名。

外人不知晓的是，王一刀虽性格孤僻，深居简出，但与沈桂花情投意合，俩人时常有书信来往，可王一刀离奇死后，徒弟郑四义和马一坤回了家乡，而沈桂花认为丈夫是被俩弟子的其中一个所害。沈桂花父亲曾是清兵，她自幼跟父亲学过拳脚，于是她悄然出走并秘密查访，接着就去刺杀二徒弟马一坤。

谁料，沈桂花被马一坤的家丁擒获并毒打。马一坤怒斥众家丁后给她一笔路费和一把匕首。马一坤哭着对她说，师傅确实死在师哥之手，我当初懦弱又遭师哥不断恐吓，才不敢给别人说这事。沈桂花很气愤，又摸清大徒弟郑四义常去一家叫“望花楼”的妓院，紧接着沈桂花买通此处老鸨子，又假扮风尘女子“绿珠”潜入这里刺杀他，谁料她在“望花楼”却遭遇万分诡异的事情……

黄昏，西边天空燃起一片樱桃似的霞光，夕阳还赖在天边不肯离开，可半透明的月牙已从树梢后升了起来。这条宽阔的街道行人极少，轻风一波波吹过街面，几片枯叶随风转来转去，又沿街滚到一户偌大宅邸的门口。

门旁，两个家丁打着瞌睡，猛然一队人马冲到门口。一头目下马拾阶而上，没等家丁们睡醒，他“叭——叭！”左右两鞭抽到俩家丁的身上。

堂堂玉商马宅的家丁竟被打，这还了得！两个人正想发作却由怒变喜，一起点头哈腰起来。

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多尔袞·舒禄拎着皮鞭，气势汹汹的刚进正堂落座，开口就向马一坤的大公子要了8万大洋军饷！一旁，绰号“瘦猴”的大管家侯钱咧嘴一笑满面谦恭，而马家大少爷马鸿宝、二少爷马鸿喜却正襟危坐，笑容皆无。多尔袞·舒禄用余光扫视三人不再发话，马鸿宝给他递过一盏茶碗后，一言不发地盯着管带大人那双黑亮眼珠出神。

马鸿宝猛然从大人瞳仁中看见自己的模样，那里的他身材魁梧，狮子鼻周围没一点胡须，一双圆眼总是自来笑。马鸿宝又伸了伸脖子，顺着眸子里映出的夸张影像稍微移



动，弟弟马鸿喜又从大人瞳仁里跃出，弟弟干瘦，脸颊露出一层青色胡茬，一双细长眼睛透出满腹心事。

马鸿宝看得出神暗自嘀咕：“我跟弟弟长得不像，可亲朋好友们总说，瞧这对孪生兄弟一模一样的多帅气！”

多尔袞·舒禄被他盯得发毛，忍不住开腔：“剿灭乱党事大，堂堂大玉商马家要替朝廷分忧！”

“大人，我是您麾下的哨官，好歹给个面子，少点儿？”马鸿宝带着哭腔。

“换了你爹——他不敢跟本官还价！”“可我为朝廷效力，没功劳还有疲劳！”“你爹比你爽快。”

“我爹的意思就出4万！”“4万？本官面前也敢玩笑？”

这时，马一坤小女马春芳走进门来，她见屋内这般阵势发起牢骚：“要就要——不要拉倒！官府三番五次无礼摊派——岂有此理！”

多尔袞·舒禄瞪起眼从上往下打量马春芳一番，她上身高领丝绣短袄，下穿棕色马裤，手里也拎着一支褐色马鞭。他又从下往上扫视一遍，一双没缠足的大脚穿一对大红绣花鞋，腰身曲线婀娜，白皙颈上一张粉嫩瓜子脸，丰润红唇正抿着，两道细长柳眉一竖，那双水汪汪眸子透着一股男人的英气。

好一个脚丑貌美的小娘们！多尔袞·舒禄眯着眼一阵淫笑。

“嚯。谁家丫头？如此没规矩。”敛了笑容，多尔袞·舒禄一声喊回音不绝。

“妹妹回房去，别让大人笑话。”马鸿宝埋怨妹妹马春芳。

“哼——走就走——谁稀罕这儿！”马春芳扭动细腰转身出门。

“大人见笑了，小妹娇生惯养的宠坏了，好男不跟女斗。”

“鸿宝老弟，赶紧找个婆娘给你妹缠缠大脚，将来哪个男人敢娶她！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！大人所言极是。不过我妹大脚是小事儿，这4万军饷——”

多尔袞·舒禄一听非要找马一坤说事儿，无奈的马鸿宝让弟弟领他去见父亲。

一会儿，多尔袞·舒禄回来落座，一脸纳闷地说：“你爹怎会骨瘦如柴？满脸是疤？又瘫了？竟连话也不会说？前年，我还跟他喝过酒，他又胖又壮，一顿喝一斤还吃了整只的烧鹅！”

“大人有所不知，我爹前年有一次做寿，家里大摆酒席，一个厨子将几道主菜做得太咸，我爹很没面子，醉酒后他跑去伙房内训人，结果没留神踩了烂菜叶滑倒，竟一头扎进热汤锅里毁了容！后来又得一场中风后卧床不起。屋漏偏遇连阴雨，我爹又因喉疾不愈不会说话了……哎！马家可谓多灾多难，所以我家生意受重挫，您老来筹饷还请多担待！”

多尔袞·舒禄不想听：“鸿宝老弟，乱党一旦得势，你家必遭哄抢，而你小命难保。剿灭乱党你家也得益，你们最少要出6万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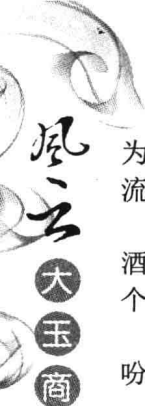
“大人神勇，乱党必灭！”

马鸿宝耐着性子跟多尔袞·舒禄还了价，这才吩咐侯钱取来几叠银票，多尔袞·舒禄心满意足接过银票拔脚要走，可马鸿宝提醒他说，这次筹饷郑会长要做表率，全城谁不知郑家是玉商行内的老大！多尔袞·舒禄哈哈大笑，随即领众部下离开马宅。

路上，多尔袞·舒禄盘算着如何让郑老板乖乖就范！可早知摊派临头的郑四义也正盘算如何应对他！

郑家大院地处玉带街，这里与宝善街毗邻，也离贯穿全城的清溪很近。清溪是蟠龙河的一条支流，它在玉带街拐了个弯后水流变细，卷着极小的浪花乖乖顺着一道人工渠又流向城外。夜深人静之时，郑家人能隐约听见潺潺水声和啾啾鸟叫，因郑宅背靠清溪，还位居玉带街正中，此处是富豪们公认的风水宝地！

郑宅大门镶玉的兽首门环与守门石狮彼此呼应，显得霸气奢华。可两扇朱漆大门却很小，甚至与偏门大小一致，那是郑四义得意创意，美其名曰“门小聚财，晦气难入，虽



为豪宅，低调平和”。别看大门极小，可宅内却回旋着纵横交织的明廊暗巷、亭台楼阁、流水假山等别致景观，一应俱全的布局让人眼花缭乱的像进了迷宫。

“四义堂”是郑宅主厅，正中宽敞红木桌旁的郑四义满面春风，正陪着管带大人喝酒。多尔袞·舒禄没想到他要的军饷数目，郑四义竟满口答应，还说9万不多再添一万凑个整数总共10万，顺祝大人十全十美、心想事成！

多尔袞·舒禄一高兴多喝两杯，醉醺醺等着郑老板拿银票，可酒过三巡，郑四义却吩咐众家丁赶紧装车，多尔袞·舒禄笑嘻嘻问：“不是银票，是装10万现洋！”

郑四义哈哈笑着：“老弟真逗，谁家能拿出10万银元？车上是价值10万银元的玉器共5箱，大人拉走交差去吧！”

“姓郑的，敢耍老子，以货抵账！这兵荒马乱的，老子给手下每人一块玉，饿了咬一口，除崩掉大牙还有他娘的屁用。”多尔袞·舒禄当即翻脸。

“大人，全是好货，卖得好不止10万货款，近来生意不好，再拿不出钱交军饷……”

“你整天卖假货，还他妈敢乱放臭屁！”多尔袞·舒禄抬手给了郑四义两记耳光。

郑四义被打得头晕眼花：“我奉公守法，从不造假贩假，交军饷竟挨打，岂有此理！”

可多尔袞·舒禄还不解气抬脚踢翻酒桌，杯盘碗碟摔个粉碎，他抄起马鞭朝郑四义面门一鞭抽去。突然，马鞭被人从背后奋力夺下，多尔袞·舒禄右臂也被反拧到背后，他痛得呲牙咧嘴定睛细看：出手者是满面怒气的郑广达！

“你敢造反？来人将他拿下。”

“官逼民反！”郑广达又给了多尔袞·舒禄当胸一拳。

两个人扭打在一处，众清兵闻声闯进来帮忙，仅几个回合，自幼习武的郑广达打伤三个清兵，多尔袞·舒禄情急之下掏出手枪，“啪啪——”朝天开了两枪！

一刹那，郑家父子惊呆了，几名清兵一拥而上把郑广达五花大绑，多尔袞·舒禄吩咐将其押回法办，还朝众手下挥挥手：“郑老板吃硬不吃软，兄弟们动手抢！”

话音刚落，众清兵如狼似虎又抢又砸，郑四义声嘶力竭阻止……临了，郑四义总算笼络住多尔袞·舒禄一行，郑家虽免了一顿打砸抢烧，可郑广达仍被清兵押走。

向晚，月牙高悬，繁星点点，阵阵冷风横扫街巷。

多尔袞·舒禄骑马走在队列前边，他哈气连天犯了大烟瘾，其后是几十个懒散清兵，双手反绑的郑广达被俩清兵押着步行在队尾。

一行人转过十字路口，郑广达突然称：要解大手！两个清兵骂骂咧咧押他走进一间茅厕，之后只听几声惨叫，郑广达飞奔而出一头扎进斜刺的巷里。随后，两个清兵连窜带蹦从茅厕跑出来，气急败坏高喊：“抓住他——敢打军爷！”众清兵闻声震惊，聚拢一处追赶郑广达。

郑广达飞奔在前，清兵们紧追不放。这时，郑广达感到小腿一阵剧痛，低头看见左腿血流不止，但他忍痛冲出小巷后飞快扫视周围，这才看清穿过前边小街就能逃进铁匠街。

铁匠街！郑广达眼前一亮，可他一瘸一拐气力大减，众清兵“嗷嗷”叫着已逼近。郑广达犹豫驻足迅速扫视周围，他发现西仓巷就在对面，随即一头扎向巷子里。

西仓巷很长，道旁多数人家已关门闭户，郑广达边跑边想：绝对不能把清兵引到铁匠街！他这时扭头一看，清兵又追到这条巷口。跑着跑着，郑广达看见“玉缘堂”招牌不禁心头一震：这家店主是父亲朋友的亲戚！

此刻，店门正巧“吱呀”开了，一女子端着木盆出来，没等她将这盆水倒掉，郑广达奋力撞开店门冲了进去。女子大惊追进门，刚想呼救又被郑广达捂住嘴。

郑广达挟持该女进屋，顾玉鹤吃惊地从凳子上弹了起来。

“你何人？放开她！”顾玉鹤质问。“你可是顾掌柜？认识郑会长吧？”郑广达急切地问。顾玉鹤心里直打鼓，“什么掌？驴掌、马掌！我是伙计，掌柜不在！”郑广



达很失望，“来不及细说，你把我藏起来！”“为何？”“我被清军追杀！”“啊？你是强盗？”“你才强盗呢——我是逼上梁山！”郑广达上气不接下气说。“我帮不了你！”“后门在哪儿？”“没后门，有后墙！”“后墙多高？”“没梯子，你翻不过去。”“后窗户？”“太小，狗才能钻过去！”“敢耍我！你们到底是谁？”郑广达气急败坏。

顾玉鹤摸出几个银元说：“这钱你拿着，走吧！”

郑广达扫视屋内陈设，月亮看准机会，像小鹿朝前猛一跃冲到顾玉鹤怀中，他一把揽她入怀，月亮浑身颤栗。没等屋内三人再开口，院门已被砸得震天响：“快开门——再不开——用炮轰了！”清兵们阵阵狂喊。

郑广达箭步上前，一把攥住顾玉鹤手臂说：“别开门！”

顾玉鹤这才看见来人脚下有血迹，月亮瞥见血迹吓得连蹦带跳冲出门跑到前院，院门此刻已被清兵砸开，他们一拥而入，月亮朝几个清兵一指屋门说：“小心！贼在里面！还挟持我哥！”

屋内，郑广达听见清兵进院，慌忙关上门又插上门闩，转身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硬塞给顾玉鹤后满眼凶光低语：藏好布包！否则杀你全家！

顾玉鹤下意识麻利揣起布包，随即清兵冲进来将郑广达按倒在地，一顿暴打过后他们将其连推出去。月亮没见过这般血腥场面，吓得伫立院内呆愣愣的，倒是顾玉鹤慌着给清兵们解释一番，又拿出几块银元塞给清兵头目，这伙清兵才悻悻的押着郑广达离去。门口，郑广达满脸是血，但不住回头瞪着顾玉鹤，眼神里射出一道道利箭。

月亮关了院门进屋，顾玉鹤平复慌乱心情，这才想起来打开小布包看看，谁料当他打开布包仔细一看竟吓得浑身冷汗。月亮上前细看，看见布包内只是一叠信纸，但细看内容后她一声尖叫，伸手攥住顾玉鹤的胳膊。

县衙后院东、西两厢房，均系驻军“精骑六营”枪械库，步枪389支，型号M1871/84德式毛瑟连发，机枪一挺，型号马克沁水冷德式重机枪，子弹108箱，马刀400把，手雷8箱。驻军“精骑六营”马队为主，设管带一员统领指挥，帮带一员协助统领，部下共分中、前、后、左、右5哨人马……全营官兵412人，吃空饷88名。

中山先生曾在秘密会议上指示：清江省战略位置重要，同盟会南方支部迅速派员潜入全省各县，组建各县分部后，各分部按时举行武装暴动，毙俘首要官员，控制重要设施，剿灭全境满清势力。日前，南方支部已成功组建润宝分部，还在润宝城内设立秘密联络点4处并确定每处负责人一名：铁匠街“通达”杂货店曾掌柜、作坊巷“陈记”客栈陈掌柜……上线联络人：赵士第。

纸上字字句句犹如炸弹，顾玉鹤这才明白被抓年轻人竟是革命党。

月亮让他把小布包交给县衙免得惹祸上身，可顾玉鹤忐忑：上交，清兵认为他是同党，革命党又岂能善罢甘休！不交，这探子若架不住严刑逼供，清兵获知后他和月亮会被处死！小布包不啻是个即将爆炸的“火药桶”，草率处置会令他和月亮粉身碎骨。

这该如何是好？顾玉鹤和月亮左右为难一筹莫展！这夜，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夜未停，顾玉鹤兄妹彻底失眠，他们预感到明天将会厄运临头！

黎明，晨阳从地平线上爬升……

郑四义昨夜心烦意乱，后半夜刚睡又噩梦连连，方才吓醒后赖在床上发愣，身旁三姨太李巧珍睡得很沉，还打着很轻的鼾声，又一翻身擀给他一张粉嫩小脸，两只莲藕般的胳膊伸到锦缎被子外一交叉。她红肚兜的一条细带子已脱落，露出一抹酥胸一起一伏，胸脯在丝质肚兜里有节奏地颤动，周身还散发香喷喷的暖气儿……郑四义看来看去浮想联翩，心里像闯进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鹿。片刻，李巧珍说句梦话，郑四义揉了揉眼细看，她分明不是“绿珠”而是三姨太！可她和“绿珠”怎么如此相像？郑四义嘀咕着又想起那桩



胆颤心寒的往事。

那年，“望花楼”一间厢房内，他酒醉后睡得正香，忽然鼻头痒痒，睁眼一看四下没人，可床头却多了一张字条，打开一瞧5个字：有妓女杀你！郑四义一惊，觉得头痛欲裂，这时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还没看清来人是谁？一股浓香扑面而来，接着一个妖艳女子扑到他身上，郑四义没多想晕乎乎搂住美女，双手在她身上乱摸一气，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竟架在他的颈上。

“敢杀我！”郑四义低吼，顺势扭住对方手臂。两个人在床上扭打起来，可郑四义却制伏了该女。随后，他二话不说拿起腰带绑了她，又顺势将其压在身下，他左手褪下内裤，右手麻利扯了女子上衣，只见她白嫩酥胸露出，扭动身躯极力反抗，但郑四义瞪圆醉眼满脸淫笑，两条壮实粗腿死死压住女子下肢……完事后，郑四义却给此女下了跪还发下一连串毒誓：我稀里糊涂犯错，辱没师父、师娘！真该死！但我府里大管家潘六曾偷窥师弟拿出师傅的“雕玉神刀”把玩，真凶是马一坤！咱俩联手让马贼家败人亡，如我食言死无葬身之地！

女杀手是沈桂花！她被蹂躏后直挺挺躺着不动，两眼涌出酸楚泪水。而郑四义跪地不停叩首，狠朝脸上自打耳光。随后，郑四义给沈桂花穿好衣服，将呆愣愣的师母领回了家中。随即，沈桂花病倒，郑四义每日守在床边精心照料，但她从此被软禁在郑家。

之后，郑四义思来想去，给沈桂花办了一场诡异婚礼：先入洞房再拜堂！

当困于洞房的沈桂花欲自尽时，喜袍在身的郑四义却脱衣露出一袭丧服，还把桌上的绸布扯开露出预备好的师傅牌位和画像，他跪倒哭祭亡灵肝肠寸断，那一刻沈桂花突然嚎啕大哭。那晚，郑四义好言劝慰沈桂花，可她哭得死去活来，最后竟用锋利的剪刀自残面颊！

自此，沈桂花毁了容貌，更没让郑四义再近身，她每天沉默不语呆在卧房。郑四义对他人谎称她叫“绿珠”，因他食言没给她一个正房名分，所以“绿珠”终究气疯了，而郑家此后就有了这位“疯三姨太”！可郑四义却立下一道规矩：谁也不准打扰“绿珠”，更不准私自接触她，违者活活打死！

不久，沈桂花生下一女后蹊跷病死，郑四义厚葬了沈桂花。此女从此被已有三子的郑四义视为掌上明珠取名郑翡翠。可究竟是谁谋害的王一刀？沈桂花致死蒙在鼓里！

往昔不堪回首，可沈桂花仿佛阴魂不散，郑四义总能瞧见她的身影！

然而，令郑四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他几番明察暗访的“玉缘堂”竟深藏隐秘！而看似极为普通的顾玉鹤，就是王一刀唯一的儿子！想当初，王一刀遇害当夜，时年10岁的顾玉鹤昏睡中被蒙面人刺伤，鬼机灵的他装死逃过一劫，而妹妹月亮因在一位亲戚家养病才侥幸求生。歹徒走后，顾玉鹤忍痛呼唤养父，王一刀仅说出“你本姓顾，替父报仇”便伤重身亡。其实顾玉鹤本是父母双亡的孤儿，王一刀收留他为养子，还从小教他学玉雕的技艺是另有打算，所以养子身世他生前从未对外提起。

现今，坎坷命运已将顾玉鹤锤炼成面容巨变的精干小伙，而他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，并且改名换姓重现润宝城是为锁定真凶、替父报仇，俩兄妹以情哥情妹相称也是为打消外人怀疑。顾玉鹤怀疑郑四义和马一坤两个人其中一个对养父下黑手！可凶手有无帮凶？又因何对养父痛下杀手？顾玉鹤苦于尚未查明，更不能圈定这两个人究竟谁才是真凶？另外，养母沈桂花一直下落不明，她会不会也藏身润宝城呢？不仅如此，顾玉鹤还肩负寻回养父那套祖传“神刀”与“藏宝图”的重任！

### 第三节

天大亮，白雾弥漫，寒风阵阵。